

傻子蹊跷成“毒贩”死于看守所

一个智障的残疾人,被村支书接走送到“养老院”安置,却迅速变身成西装革履、随身携带大量海洛因的“毒贩”,旋即被公安机关擒获于宾馆房间。司法鉴定其“考虑无精神及智能障碍”,在被关进看守所3天后,遭殴打死亡。几乎与此同时,村支书的妹夫,一个死刑犯却因“立功减刑”被改判成死缓。

5年后,该村支书向其家人赔款私了,“傻子”的遗骸才得以入土。但让“傻子”的家人至今难以释怀的是,“傻子”是不是毒贩,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没有人被追究

在死亡整整7年之后,“傻子”张富奎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坟墓。“是他的弟弟马哈三今年夏天修的,以前就是个小土堆。”张富奎的叔叔马克勒告诉记者。虽然“傻子”的真名叫张富奎,但大家都习惯称他为“傻子”。“傻子”的家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高山乡洒勒村。

“这个事闹出来以后,村支书马奴海被关了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被判刑。我们不想私了,但是‘上面’逼着我们两边私了。现在包括马奴海在内的那些肇事者啥事都没有,没有人被追究,也没有人负责任。”傻子的叔叔马克勒大声说。

马克勒介绍说:“这孩子命太苦了!他3岁生病,脑袋就坏掉了,6岁上又死了父亲,可怜得很。全村人都知道他是个傻子,生活也不能自理,也老实善良得很……结果却被马奴海连同禁毒大队的人联合拉去变成了‘毒贩’……一方面给妹夫‘立功减刑’,一方面增加‘工作业绩’……还买通看守所的人把傻子打死了!”

“傻子”成毒贩

根据张富奎家属、村主任马一洒给及洒勒村众村民签字画押提供的诉状显示,事情开始于2001年7月20日下午。

这天下午五六时许,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开着一辆“甘N”牌照的红色桑塔纳来到洒勒

村,通过向村民打听找到了村党支部书记马奴海,随后,这个人跟马奴海一起,来到村主任马一洒给家中。马奴海对马一洒给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临夏州民政局派来收留残疾人去养老院的,并提出把张富奎送去。

马奴海“民政局干部”、马一洒给等人来到张富奎家里,因为张富奎的母亲,64岁的陈发土也是残疾人,村主任马一洒给就问“民政局干部”,是否把张富奎的母亲也一并带去。“民政局干部”回答说:“这次先拉一个人,5天以后再拉他母亲。”然后给了陈发土麦1000元钱生活费,就把张富奎带走了。

“他们把傻子拐去了兰州,用早就办好的假身份证在七里河迎春饭店登记了房间,然后给他换了身衣服,身上装上毒品。”马克勒说,“7月29日,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禁毒大队民警赶到宾馆,将身上揣着325克海洛因的‘傻子’当场抓获了。可怜的‘傻子’,他知道什么是毒品!”

2001年7月31日,即傻子被带走后的第12天,兰州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受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禁毒大队委托对张富奎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称“被鉴定人被拘留后即不言语,故无案卷资料。根据被抓后的表现及暗示治疗后的表现,考虑被鉴定人无精神及智能障碍。”

而根据东乡县残疾人联合会2001年8月31日出具的证

明,张富奎是“一级精神残疾”的残疾人。马克勒等人说:“张富奎明明就是傻子,一眼都能看出来。”

鉴定医生称“秀才遇到兵”

“我做了30多年精神鉴定,没有案卷,什么材料都没有,就拉来做的,可能就这一份,最后写‘考虑’无精神及智能障碍的,也就这一份。”7月24日上午,7年前为张富奎做过司法鉴定的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精神科主任王有德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记者说。

王有德称,因为他听不懂东乡话,当时警察带来了一个翻译,“按他的翻译,他(张富奎)回答还算准确流畅。回答的内容也是翻译说的。”

“我们无法最终认定,但是公安非要我们出一个东西。我们做这个一般要求是:案卷材料,还有他所在村子里的群众的询问笔录。他什么都没有,就是一张介绍信,说这是他们刚抓到的,这个缉毒队,就是这样……秀才遇到兵了!”王有德看着记者提供的张富奎的照片及当日鉴定书的复印件,详细讲述当日情境。

记者随后找到精神科主任医师叶兰仙——当时参与张富奎司法鉴定的副主任医师,她也向记者证实了王有德的话。

司法鉴定过后,张富奎即被刑拘,送至兰州市以南10公里处的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即西果园看守所)关押。

看守所里被打死

根据2003年7月七里河人民检察院公诉李保开等人的公开资料显示:2001年8月2日上午10时许,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第三队管教干部李保开巡逻至监区内该队四号监管室门前,询问坐在门前的犯罪嫌疑人张富奎一些基本情况。谁料张富奎用脚蹬李并朝李吐口水,李保开便在张富奎小腿上踢了两

脚。而此时,正在一旁的犯罪嫌疑人的罗德祥立即上前对着张富奎的肩部、胸部、头部连踢带打,“李保开并未做有效制止,也未对罗德祥做任何处理。”

8月2日下午1点左右,张富奎被抬回四号监管室,“罗德祥又跟进监室,再次对张富奎进行踢打。”8月3日,张富奎因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张富奎“系头部受暴力作用致开放性颅脑损伤而死亡”。

而2001年8月9日,甘肃省康泰医院开具给死者家属的病故通知书上显示,张富奎的“病名”是“精神失常、贫血”,于2001年8月3日3时10分死亡。张富奎的亲属马克勒、马尚、陈发土麦、马哈三等人认为,张富奎是被人“预谋诱骗、诬告陷害”的。

神秘的来信和汇款

“后来的怪事还很多。”马克勒说,“还有莫名其妙的人给我们写信汇款来。”在洒勒村张富奎家,张富奎的亲人向记者展示了“傻子”死后他们收到的“神秘信件”。信是从“新疆乌鲁木齐新华南路56号”寄过来的。

写信人署名为“马龙”。在邮戳显示为2001年8月19日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有一位不知姓的人,托我办这件事。他说找一个叫哈三国的人,到兰州去找。听说他在兰州出了点事情,事情很麻烦,也许这个人对你们很重要。我也感到非常遗憾,在这向你道声对不起。希望我们有情后补……

张富奎的弟弟马哈三告诉记者,自己既叫马哈三,也叫马哈三国,村里人也会叫他哈三或者哈三国,但自己正式的,即户口本上的名字是马哈三。

十天以后,又有一封信从乌鲁木齐发来,信封上也写的是“哈三国收”:兄弟姐妹你们好,上次去信是否已收到,我

先给你家里寄一仟(千)元钱,请你不要闲(嫌)少……与信同时发出的,是一张1000元的汇款单,汇款人姓名亦是“马龙”。

张富奎的亲属介绍说,他们附近有一个叫马龙的人,他们怀疑这个人是在陷害“傻子”的同伙,“这个人后来因贩毒被公安抓了。”张富奎的亲属向记者提供了一张复印的“拘留通知书”,这份编号为200300463的通知书显示,2003年6月21日,上海市公安局南汇分局以“涉嫌运输毒品”将马龙刑事拘留。

记者被威胁

2001年11月20日,《西部商报》记者在接到张富奎家属的举报之后调查并采写了《蹊跷,傻子竟成毒贩》一文。指出:村支书马奴海以送其去“养老院”为名接走痴呆傻子张富奎之后,张竟变成了“毒贩”被公安抓获,后死于看守所。

2001年11月27日,当时《西部商报》特稿部的主任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自称是马奴海的人打来的电话。“对方气势汹汹地说,‘我是东乡的马奴海,你们乱报道,我们要来收拾掉那个记者!’”为此,《西部商报》让做这个报道的记者躲了近一个月。

马克勒告诉记者,“除了妹夫马勒太贩毒外,马奴海家族有很多毒贩,他侄子马热者、外甥马麦藏因贩毒被判处死刑已经执行;侄子马克力木因贩卖毒品已经被逮捕;侄子马努麻因贩卖毒品被判死缓;侄子马娃给因贩毒被判12年;侄子马四十一因贩毒被判14年。而他的大儿子马奎力果,则长期吸毒……”

30万元私了

2003年12月,在看守所暴打张富奎致其死亡的罗德祥被判处死缓,管教干部李保开亦因玩忽职守罪判刑两年。然而,

马克勒等人说:“马奴海等人拐骗、栽赃陷害在先,罗德祥故意伤害在后,为何不先处理马奴海等人的违法行为,我们家属想不通,无法接受。”

张富奎的尸体因此一直在兰州市华林山火葬场太平间内冷冻存放着。

2006年10月16日,马奴海与张富奎家人签订了一份“私了”协议书。在死者家里,记者看到了这份协议书:

一、把张富奎从村上接出去是我马奴海干的,是我的错误。

二、接张富奎去给马勒太立功减刑。

三、拉羊上门给张富奎的母亲承认错误,赔情道歉,付现金三十万元整。

四、从此以后两个家庭搞好团结,不提旧事、不算旧账、不相互找事。搞好村上的村民团结。

村主任马一洒给、张富奎亲属等人向记者表示,马奴海的确牵羊上门赔礼道歉了,也给了现金30万元人民币。

“私了”后的第三天,即2006年的10月19日,被停放了5年多的“傻子”张富奎的遗体终于入土。

讨不到说法

7月21日,记者来到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询问禁毒大队李队长是否有此事。李队长称,是有这个案子,“但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参加。”针对家属反映的七里河分局民警与马奴海合谋,搞“假立功”的说法,该局办公室魏主任说:“应该没有这样的事吧,家属有时候也会乱说。”

兰州市第一看守所教导员王世军则称他是2003年才调来的:“你得去市局问。”记者又来到兰州市公安局宣传处,宣传处的冯科长要求记者“按照程序”去甘肃省公安厅。

“我们这几年为了讨说法,也是这样被推来推去的。”马克勒说。据《瞭望东方周刊》

救灾烈士曾放弃10万年薪入伍

7年前,柳德占放弃10万年薪应征入伍,成为全军第一批特招的技术兵。在新兵培训期间,他就打破了一项军区纪录而荣立三等功。后来,他通过努力钻研,成为“火炮神医”,曾在中俄军事演习上为中国军人挣足面子。

生前他任铁军某红军师炮兵团修理连一班班长。在灾区救援期间,为解救将要坠入河中的战友时,一掌把战友推上岸,自己却因失重栽入河中英勇牺牲。

[英雄凋零]

战友获救

他却倒栽河中牺牲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19岁的赵杨仍然没走出阴影,还经常在夜里呼唤着班长的名字。他就是在被柳德占救出的战友,铁军某红军师炮兵团修理连一班战士。

赵杨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7月9日晚上的那一幕。“扑通!”当晚11时25分,距离他们连队哨位十几米远的杂谷脑河突然传来响声,正在站岗的赵杨以为有群众不小心落水了,赶紧到河边查看。前来查哨的代理排长柳德占也随即赶过来,他们两人用手电筒向下照,看到距离河岸3米多高的河面波涛汹涌,河边上参差不齐的乱石。

当赵杨探头向下看时,他脚下的土石突然下陷滑落,他



在灾区的每一天,柳德占(左)和战友们都冒着生命危险紧急救援

的身体猛地向前倾斜。就在这时,他感觉胸口一阵疼痛,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

“是老班长用手掌猛推我的胸口,他自己却失重坠河。”赵杨说,他站起来后,发现老班长不见了,他开始拼命地呼救,但四周只有咆哮的流水声和风刮树叶的响声。

赵杨连滚带爬回到营区,战友们顾不得穿齐衣服就冲了出来,当地的群众闻讯后也一齐拥向河边。当夜,由100多名军人和老百姓组成的打捞队,开始沿着河向下游搜寻。直到第二天上午10时08分,在距离事发地点15公里处,柳德占的遗体被打捞出水。经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专家鉴定,柳德占系坠水后头部撞击河中乱石

致昏厥后溺水牺牲。专家说,柳德占是因用力过猛失重而倒栽入河的。

[军旅生涯]

为圆军人梦

放弃10万年薪

在炮兵团团长郭永忠的眼里,柳德占是个“纯爷们”。郭永忠说,1998年6月,柳德占从聊城市高级技工学校毕业后,到甘肃省张掖市农机商行工作,仅当几个月职员,便升任销售部经理,一年下来销售农机134台,年薪超过10万元。

2001年初,就在柳德占事业如日中天时,学校领导打来电话,告诉他军队开始特招专业技术士官,准备从他们这批毕业生和应届学员中招收,希

望听听他的意见。

得知这一消息,柳德占欣喜若狂。他入伍后曾对郭永忠说,他的父亲是军人,在生前也曾告诉他,如果国家需要一定万死不辞,柳德占做到了。

[技术出色]

战友称他为“火炮神医”

郭永忠说,柳德占的离去,就像砍掉了他的一只胳膊,因为柳德占是他和全团战士最钦佩的火炮修理能手,人称“火炮神医”。

柳德占生前的连长李翔举了个例子。2005年8月23日,“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的前一天,炮团二营五连一班的战士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实弹演练准备。突然,炮弹卡在炮膛中间弄不出来。

大家都想到了柳德占,他让战友们躲在防护坑里,自己走近炮管。但由于炮弹卡得太深,柳德占的脸憋得通红,手被划出了一条5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半个小时后,柳德占带着招牌式的微笑走出来:他成功地取出炮弹。

在第二天的演习中,这门炮顺利打响了演习中的第一炮,并且准确击中目标。

曾用12分钟拆装两吨多重火炮荣立三等功

柳德占怎么能从普通一兵,

成为全团熟知的“火炮神医”呢?李翔说,这要先从人伍说起。

2001年12月,柳德占入伍后,在济南军区军械训练大队接受了半年多的培训。在毕业前的一个月,柳德占领到一项演示任务,把一门炮在最短的时间内拆开再装好。

训练大队大队长刘怀山介绍,分解这种两吨多重的火炮需两小时,即使熟练的士兵也要50多分钟。

但演示当天,柳德占仅用12分钟搞定,创造了大队建队30年来的最快纪录,10多名装备专家和军区领导惊叹不已,当场给他立三等功。他也因此成为该大队唯一一个荣立三等功的学员。

[抗震救灾]

誓死不悔

“违规”写血书请战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柳德占随部队到都江堰市。李翔说,5月14日,柳德占所在团队准备组建党员突击队,挺进深山救援。当时余震不断,救援条件恶劣,突击队的战士随时有可能牺牲,他们制定了入选标准,在家里是独子的不能入选。

按照规定,是家中唯一的一个“男劳力”的柳德占不在入选之列。但他拿出早已风干的血书,表示要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名义参加战斗,誓死不悔。柳德

占确实是团里的骨干,经验丰富,最终团领导破格让他参加。

6月17日至19日,柳德占随团从都江堰转移理县的途中,小腿被毒虫叮咬,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专家诊治后,建议他住院治疗,但柳德占只是要了点药,又溜回了连队。在这期间,他忍着痛,一瘸一拐地带着本排为群众搭建板房、搬运粮食。

到达理县不足10天,他便带领全排搬运粮食100多吨,救灾物资50多吨,装卸板材近20车,帮助营盘村、玛瑙村拆除危房10余间。柳德占牺牲后,他的小腿、胳膊上还有20余处肿胀的毒包。类似事迹不胜枚举。

如今,汶川地震已过去100多天,但他的英勇事迹仍在灾区传颂。

[人物简介]

男,汉族,中共党员,二级士官,生前为铁军某红军师炮兵团修理连一班班长兼一排代理排长,连队党支部委员。1980年10月出生山东省聊城市一个农民家庭。1996年7月,考入聊城市高级技工学校。1998年6月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张掖市农机商行。2001年12月入伍。2008年7月9日,在四川理县抗震救灾现场,为救战友坠河牺牲。2008年7月13日,被追记一等功,批准为烈士。

据《河南商报》